

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

江 帆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目前一些关于经济法理念、价值以及基本原则的讨论,除了语言表述上的差异外,内涵上也有很大不同。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并不能脱离法律价值之公平、秩序、自由的范畴,但必须具有其独特的解释;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则应当回应和体现其对法律价值解释的意义。本文试图梳理经济法价值理念与基本原则的关系,并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为:适度干预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合理竞争原则、弱者保护原则。

关键词:经济法;正义;理念;法律价值;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 DF 41 **文献标识码:** A

一、法律理念、正义与价值

人们通常在相同或者近似的意义上使用法律的理念、价值或价值理念。理念与价值的含义的确非常近似,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分别而论。如果我们把理念界定为某类价值的终极指向,那么法律的理念就是一种关于“正义”的理想或信仰。换言之,正义就是法律的理念,正如“善”之于宗教、“真”之于科学、“美”之于艺术。而价值则可以视为对理念的具体解释,这些解释虽然因地域、历史、文化、宗教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人类生存的经验 and 文明的发展仍然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一致的认识,即:对法律正义的解释就是公平、自由和秩序。

“正义”(justice)一词由来已久,但由于正义概念本身的抽象性与主观性,对于正义内涵的揭示也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甚至否定正义的提法。例如,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正义根本就是一个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术语,那些经常使用这个说法的人,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个说法当作一个无需证明的判断,因为人们永远不可能就‘社会正义’所要求的东西达成共识,社会正义简直就是‘皇帝的新衣。’”^[1]但是,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却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任何法律制度,不管他们如何具有效率和秩序,只要是不正义的,就应该加以修改或废除。”^[2]关于正义的法律解释,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与西塞罗主要强调

了正义的主观向度,认为正义是人类精神上的某种态度、一种公平的愿望和一种承认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愿;亚里斯多德认为,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而博登海默在对法律正义进行探索后认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和相貌;但虽然如此,正义却总是与理性、自由、平等、安全、共同福利等价值紧密相连^[3]。

公平应当是法律正义的第一要义,因为它符合人性的基本愿望。正如西塞罗认为,法律规则只是人类公平的一种表达,而公平的真正所在是人类的本性^[4]。公平在法律上表现为基本权利的平等配置和基本利益的平等分配。然而,权利的赋予仅仅提供了平等行使权利的前提和机会而非实际权利利益的获取,因为“法律必须把人、物和事件分为不同的类别,并分别按照某种共同的标准进行调整。”^[5]不同类别的划分显然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社会强势与弱势的差别,因此,符合每个人内心愿望的社会公平始终是一种道德理想而不是法律能够全部担当的使命。因此,法律公平的价值是相对的,仅仅限于“凡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确定的方式来对待。”^[6]

自由同样源于人的本性,康德宣称:“自由乃是每个人基于人性所拥有的一项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洛克认为:“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扩大和保护自由。”杰斐逊确信:“自由是人与身俱来和不可剥夺的权利。”^[7]以上表述无不昭示人们对于自由价值的渴望。但是,在人类社会中,自由的主张已经不可能成为人们完全展现其原始欲望的借口,或许卢梭关于“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的感叹才是最为理性的论断。事实上,自由与限制的二重变奏永远伴随着人类的历史

收稿日期: 2005- 04- 18

作者简介: 江帆(1966-),女,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进程,而“法律始终是保护肯定性自由的力量与限制否定性自由的工具。”^[8]

法律秩序是人类在相互博弈之后进行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最终满足了人类对安全和效率的需要。事实上,相对于公平与自由,秩序更具有理性而客观的特质,是一种更可能在人类社会中获得实现的法律价值。如果说公平与自由可能基于不同的宗教、习俗、文化而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判断,但对于法律秩序的意义,人们却很容易达成共识。这正是为什么在某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可以基于一种不自由或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而存在,例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个别专制社会。

总之,作为一种理想和信仰的法律正义应当符合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普遍认定和接受的价值标准。尽管有人认为,对法律正义本身又可以进行某种界分,如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但是,这些界分并不能割裂或消解正义所包含的基本的价值内涵。而对于任何部门法来说,又都必须体现法律正义之理念以及公平、秩序、自由之价值。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寻求经济法理念的特别含义,因为经济法上的正义同样不能脱离对法律正义的解释,不能在公平、秩序、自由等价值范畴之外寻求其存在的根据和意义。

二、经济法对公平、自由、秩序的解释

对于不同的部门法来说,对法律价值既有不同的解释,也有不同的侧重和取舍。经济法的价值虽不能脱离公平、秩序、自由等法律的基本价值范畴,但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¹决定了经济法独特的法律价值观,并以特有的制度规范实现其实质公平、整体秩序、理性自由等法律价值。

实质公平是经济法对法律公平价值的解释。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公平观,它不同于形式公平、机会公平、代内公平,而强调分配公平、结果公平、代际公平。经济法强调对消费者、劳动者、被限制自由竞争的经营者等具体人格的保护,充分表明经济法剥去了所谓人格抽象平等、权利机会平等的外衣,而对于“人”进行真实具体的价值关怀。这实际上正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价值取舍。经济法的实质公平完全符合现代伦理哲学所主张的正义标准。正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认为,正义原则应该包含两个:首先是平等自由原则,其次是差别原则,彼此次序不能颠倒。平等自由原则是指社会所有人平等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该原则对应于社会基本结构领域;而差别原则是指社会收入财富的分配要符合“受惠最少者的最大利益”,受惠最少者应当获得具有补偿性质的差别待遇^[9]。差别原则正是罗尔斯超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之精髓所在,“他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

然禀赋的影响,从而形成社会地位的不同等级和贫富悬殊。然而,这种差距的形成并不具有自然法或道德上的合理性,因此,正义原则应当通过社会制度,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调节这种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而那些偶然获得有利条件的人对不利条件的人应当予以一定的利益补偿^[10]。”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不仅保存了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平等愿望,而且蕴涵着一种合理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对公平观念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恰恰符合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目的,符合经济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与弱者保护的法律价值观。

经济法主张的自由更强调理性的自由、规则的自由、秩序的自由,而不局限于民法意义上的权利自由以及对权利主体的绝对保护。民法所谓的“所有权自由”和“契约自由”,客观上仅仅存在于社会强者的世界,而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也只有在彼此势均力敌的主体之间,才可能充分实现^[11]。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约束的“自由法则”、“权利法则”就是“丛林法则”,就是把人的世界还原为动物世界。因此,为了维护一种理性的自由秩序,必须对个体自由的发展予以限制,这就是经济法的自由价值观。例如,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与垄断行为的规制,就是对经济自由的一种限制。虽然垄断的形成是自由发展的产物,但由于这种自由已经阻碍了竞争而必须受到竞争法的规制。自由与限制是人类永恒的权利与枷锁,如果对自由的认识忽视其否定性意义;如果法律不限制任何随心所欲满足自己、侵犯他人的自由,那么,法律本身就将失去保护自由的作用。经济法正是为限制过度自由的经济行为而产生的。19世纪末期美国《谢尔曼法》标志着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衰落;而20世纪30年代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思想更是德国建构反限制竞争法思想基础^[12]。

秩序是经济法的重要价值,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对市场秩序的规制,都体现了经济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功能。秩序价值本身蕴涵着安全和效率的因素,而经济法的秩序价值更多体现了社会整体的安全和效率。尽管对于秩序的价值,民法也有所关注,甚至个别制度表达了秩序重于权利的思想,例如,善意取得、时效制度等。但是,经济法与民法仍然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秩序观。总的来说,民法的秩序具有自发性和客观性,是对自生自发秩序的记载和确认,例如,身份关系、继承关系、一般财产交易关系等,都体现了人类共同遵循的基本秩序规律;而经

¹ 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实际上涉及到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由于“社会法”一词可以指代制度、法域和观念三个层面的含义,笔者认为,经济法应当并列于制度层面的社会法,而归属于观念或第三法域层面的社会法。

济法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体现了人类对某些自然秩序的否定或矫正。具体而言,宏观调控法直接体现了国家建构社会公共经济秩序的主观设想;竞争法是对一种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秩序的矫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否定了传统民法所保护的自由交易秩序中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那些意思自治原则。

经济法对公平、秩序、自由的解释凸现了经济法的现代性和理想性特征。所谓现代性,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态度^[13]。这种态度意味着对过去的传承与反思、颠覆与修正。经济法的现代性表现在:第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不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而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经济法是近现代以来对社会发展的反思,对经济自由市场失灵的矫正。第二,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表明经济法对传统国家与个人二元利益结构的颠覆与修正。第三,经济法制度范围的边缘性、规范形式的非系统性、政策性等,都表明了经济法的现代性特征。而经济法的理想性在于:相对于民法而言,经济法所设想的人性标准是君子,不仅要利己利人,还要舍己利人^[14],即需要“达则兼济天下”;而民法的人性标准则是“独善其身”,最多做到不要损人利己。总之,经济法的现代性和理想性直接表达了一种更加符合人类道德标准的价值关怀。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法律价值解释的回应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价值的承担者^[15]。相对于法律价值的抽象性而言,基本原则具有明确、具体和实然的特点。部门法基本原则必须体现其法律价值的精神,在效力上贯穿立法、执法、守法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功能上具有补救性,即通过解释和运用使成文法局限得以克服。

由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制度体系存在争议,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同样存在多种不同的表述^[16]。主要有:总体经济效率优先原则、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原则(漆多俊);适当干预原则与合理竞争原则(鲁篱);计划原则和反垄断原则(邱本);平衡协调原则、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史际春、刘文华);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调制绩效原则(张守文);以及李昌麒教授主张的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社会本位、可持续发展等7项基本原则^[17]。上述观点对于我们把握和理解经济法基本原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仍然不乏某些偏颇。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为:适度干预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合理竞争原则、弱者保护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不仅高度抽象了经济法制度的精髓,而且直接体现和回应了经济法对法律之公平、自由、秩序价值特有的解释。

(一) 适度干预原则

适度干预原则回应和体现了经济法对自由价值

的解释。从广义上说,凡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都属于国家干预的范畴。法律既是国家介入的依据和保障,又是介入的最直观、最主要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法律都是国家干预的结果,民事立法也不例外^[18]。但是,民事立法主要是客观反映自由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多是对市场机制和市场交易规则的记载和确认,这种记载和确认的目的,在于使市场规则上升为正式的法律规则,从而强化人们行为的预期,维护市场的秩序和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法是客观法,并不直接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观能动性;而经济法意义的国家干预是狭义的,它试图对自由市场的某些规律进行否定或矫正,体现了国家更强烈、更直接的主观能动性。适度干预原则内含两方面思想:一方面,在国家干预下,任何自由的经济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限制。在宏观调控领域,国家干预的意志直接体现在各项具体法律制度中,相关领域的经济行为必须受制于宏观调控法的约束;在微观市场领域,市场主体的行为也将受制于契约自由以外的义务和责任,如垄断者责任,生产者、经营者的产品责任等。但另一方面,适度干预原则又特别强调干预的有限性(表现为对干预前提、限度和范围的限制)^[19],这种有限性实际上决定了经济法对市场作用的界限,即:凡是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地方,就不需要干预,市场始终是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而如果干预的成本超出市场缺陷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能进行干预,因为这种干预同样没有效率。因此,国家对市场干预必须以市场失灵的存在与干预的有效性为前提,必须是谨慎、有效的干预而不是随意干预。

经济法作为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既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又规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干预与自由辩证统一于经济法的自由价值之中。事实上,适度干预原则的另一面解释就是适度自由原则,而正是这一基本原则指导着经济法实现经济民主、实现对正当自由的保护与滥用自由的限制。

(二) 公共利益原则

一个社会的利益体系,大体可以归纳为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些利益既彼此冲突,又相互依存。由于国家一贯以代表全社会或全国人民的利益自居,使得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界限比较模糊,二者往往难分彼此,相互交叉。正如哈耶克认为:“共同利益或公益(the common welfare or public good)这两个术语直到今天是最难给出明确定义的概念,因此,由统治集团的利益所指向的几乎任何内容,都有可能被塞到这些概念当中去。”^[20]20世纪初期,美国法院对“公共利益”作了限制性解释,将其定义为“公共主体使用”,即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使用;在这种观念下,法院不认为征收土地修建平民住宅、改善平民居住条件的目的属

于公共利益。但这种限制显然过于严格,以后的司法判决大大放松了标准,只要求符合“最大限度服务于公众”的目的。事实上,社会公共利益不仅仅是社会公共主体的需要,而且也应当是与某一个群体的基本需求直接相关,如城市平民、残疾人、下岗工人、农民;等等,因为这些群体的利益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公正形象与良好秩序。

在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矫正和调节的力量,这种力量警惕着国家权力的滥用和私人权利的膨胀。经济法的公共利益原则表现为:第一,经济法对特定人格的限定与保护完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之目的。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群体的保护,劳动法对劳动者群体的保护,义务教育法对未成年群体的保护,反垄断法对被限制竞争的经营者群体的保护,等等,都是因为这些特定群体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第二,经济法调整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关系,通过宏观调控法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目的。第三,经济法规制市场秩序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而秩序在保护个人安全和效率的同时,也维护着整个社会的安全和效率。因此,公共利益原则不仅体现了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而且回应了经济法整体秩序的法律价值。

(三)合理竞争原则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自由放任的市场,本质上就是自由放任的竞争。但是,竞争具有否定自身的倾向,即竞争产生垄断,垄断限制竞争。由于经济人具有个人利益最大化、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等特点,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不可避免地抑制技术创新、设置市场壁垒。但是,亚当·斯密主张的经济自由的时代,是处于市场竞争并不十分激烈和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们根本不懂得或者说不需要通过卡特尔等经济垄断行为以限制市场竞争,也尚未形成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强大的个人经济力量。亚当·斯密所强调的经济自由,主要是为了反对政府力量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和限制,他也许没有足够地意识到有一种基于自由市场而形成的被称为垄断的经济势力同样可以阻碍和限制自由竞争,而能够对抗和限制这种经济垄断势力的,恰恰只能是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放任的竞争具有时代性,自由放任的思想具有局限性;当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市场化时代,这种局限性已经成为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于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力量重新被人们认识和重视;而在各种各样的干预措施中,竞争法成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合理竞争原则包含平等竞争、有序竞争、有效竞争的精神内核。平等竞争不仅强调市场主体准入平等,而且防止强势主体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如捆绑销售、低价倾销,等等。不仅如此,平等竞争还阻

止各种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经济主体竞争活动的介入和渗透,如表现为地区封锁或地方保护主义等行政垄断行为;有序竞争的目的,在于防范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如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或商品名称、商业贿赂、商业诋毁,等等;而有效竞争是将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有效地协调,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长期均衡的竞争格局。有效竞争也“是经济法合理竞争原则以及建构其上的具体规则和运作结果及表现”^[21],换言之,只有平等、有序的竞争,才能使竞争效率最大化;而要实现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又必须借助公平、有序的竞争规则来予以构筑和保障。因此,竞争法既维护市场主体平等进入市场的权利,又反对经济势力对弱势市场主体竞争能力的限制。事实上,合理竞争蕴涵着秩序自由主义和实质公平的思想,合理解释了经济法意义的公平、自由、秩序等价值含义。

(四)弱者保护原则

通过对弱者的利益倾斜,实现实质公平,是经济法重要的价值目标。弱者保护是对实质公平价值最直观的解释,因此,弱者保护原则也可以称为实质公平原则。谁可以被界定为弱者?一般认为,社会资源占有的份额相对较少的个人或组织可以称之为弱者。例如,雇佣关系中的雇工、消费关系中的消费者、环保关系中的受侵害者、垄断关系中的小经营者,以及社会的失业者、残疾者,等等;反之则为强者。强者与弱者之间利益差别不仅会影响弱者的基本生存,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公正形象和秩序。因此,弱者与强者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利益关系,必然成为经济法调整的重要内容。

经济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的内涵,既包括社会基本制度所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生存、平等、自由)的公平,又包括收入分配领域有差别的公平。经济法在基本权利层面上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但对于那些“受惠最少者”予以更多的利益关注,即“以不平平”^[22]。例如,竞争法通过反限制竞争行为,来保障实力不同的竞争者享有公平的竞争权;产业调节法通过有选择性地限制、扶持、鼓励等措施,来调整优势产业与弱势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享有公平的生存与发展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通过偏重保护消费者、劳动者来平衡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者与弱者之间形式平等下实质不平等的利益关系。

通常认为,弱者保护原则属于社会法的基本原则,与追求效率的经济法缺乏直接的关联,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认识。毋庸置疑,这一原则属于社会法的基本原则,但并不能因此而排斥其成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弱者保护不仅主要体现在社会分配法领域,如失业救济法、工伤保险法、教育法、残疾人保护法等,而且还体现在市场规制法领域,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反垄断法对弱小经营者的保护,同样体现了实质公平和弱者保护的思想。

四、结束语

本文试图梳理经济法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理念、价值的相互关系,并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为:适度干预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合理竞争原则、弱者保护原则。在上述四项原则中,国家适度干预可以视为手段性或曰工具性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性基本原则。这两项基本原则始终贯穿于经济法的各项制度领域。而合理竞争与弱者保护原则则具有局部性,合理竞争原则主要体现在经济法的核心——竞争法之中;弱者保护原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分配法领域,但也不排斥该原则在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领域的适用。虽然,合理竞争原则与弱者保护原则并不贯穿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始终,但并不影响其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其所涉及的领域属于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如民法上的契约自由与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领域,但也并不影响其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一样。

参考文献:

- [1]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二、三卷)[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序言.
- [2] [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
- [3]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和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51-296
- [4] [英]彼得·斯坦,等.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13

- [5][8]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和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85
- [6] 同上.286
- [7] 同上.279
- [9] 同[2].56
- [10] 何怀宏.公平的正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17.
- [11] 吴传颐.社会法与社会法学[A].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粹[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95
- [12] [美]戴维·格伯尔.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M].冯利克,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86
- [13] 黄茂钦.经济法现代性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4 8
- [14] 吕忠梅.论经济法的边缘[J].法商研究,1995(4):43
- [15] 刘金国,舒国莹.法理学教科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5
- [16] [21]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J].现代法学,2000(5):89-92
- [17] 李昌麒.经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55-66
- [18] 卢代富.我国国家干预立法及其完善[A].单飞跃,卢代富,等.需要国家干预——经济法视域的解读[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73
- [19] 李昌麒.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36-137
- [20] [美]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2
- [22] 何怀宏.公平的正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44

On the Ideas Value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aw

JIANG Fa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one can find that some scholars have controversies over not only the expression of language but als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deas value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aw. Their relevant works are: The Values Ideas and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aw, by QIDuo-ju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f Economic Law, China Legal System Press, Sept. 2004; On the Ideas of Economic Law, co-authored by SHI Ji-chun, LIQing-shan, Research of Leading Problems of Economic Law, China Prosecution Publishing House, Jun. 2004; New Thoughts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aw, by LU Li, Modern Science of Law, 5/2000;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Economic Law, by ZHANG Shou-we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pr. 2004; Free Compet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rder, by QIU Be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ublishing House, Sept. 2001; An Analysis of the Ideas and Areas of Economic Law, by SHAN Fei-yue, China Prosecu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aw, by LI Chang-qi, Probe for the Reality of Economic Law, Sept. 2003, etc. In this author's idea, the values of economic law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legal values of justice, order and liberty, but it should bear in mind its unique meaning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 should respond to and embody these meanings. Thus, this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aw include proper interference, public interests, rational competi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weak.

Key Words economic law; justice; ideas; legal values; basic principles

本文责任编辑:卢代富